

民初霸才徐樹錚

林光灝

路旁鬻字為段祺瑞賞識

民國初年，北洋政要，才氣縱橫，文武兼資者首推徐樹錚。徐樹錚，江蘇蕭縣（銅山）人。生於清光緒六年庚辰（一八八〇）十月初九日。有奇才，為段祺瑞之心腹股肱。據曾與徐氏共事之總統府已故副祕書長黃伯度先生生前語筆者：清末，袁世凱署山東巡撫時，段祺瑞隨武衛右軍開防濟南，偶出遊，見一少年着單衣，於寒風中坐道旁，為人作大字，體勢不凡，詢其姓名，則徐樹錚也。問何故至此？以投親不遇對。繼覽其所為詩文，大賞異之。贈銀二十兩並綿衣一襲，旋招置左右，使典書札，其契合蓋自此始。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一九〇八），徐樹錚由段祺瑞保薦，東渡日本留學，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攻習步兵科（與揚靈誠、陸光熙、朱熙、周應時等同期畢業。），返國時，於宣統二年庚戌（一九一〇），任江北提督段祺瑞之軍事參謀。三年武昌首義，段祺瑞奉署湖廣總督，旋接替馮國璋所統轄各軍，駐防湖北孝感，徐樹錚任段祺瑞之總參謀，權傾一時。

當武昌起義時，清廷為挽救其垂危之命運，起用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詎知袁世凱掌軍權之後，乃另懷「北制滿人，南制民軍」之陰謀，以圖從中取利，授意段祺瑞，於元年一月二十六日率同前敵各路將

領姜桂題、張勳、曹錕等四十餘人，聯合通電請求清帝迅即退位，早改共和國體，該電由段祺瑞領銜，徐樹錚亦以總參謀官聯署。其電有云：

「雖祺瑞等公貞自勵，死生敢保無他，而餉源告匱、兵氣動搖，大勢所趨、將心不固。一旦決裂，何所恃以爲戰？深恐喪師之後，宗社隨傾。彼時皇室尊榮，宗藩生計，必均難求滿志。……故敢比較利害，冒死陳言：懇請渙汗大號，明降諭旨、宣告中外，立定共和政體。」

出任北政府陸軍次長

清帝受脅迫不得已於民國元年二月十二日宣布退位。國父於是讓大總統職位，由袁世凱繼任，改組內閣，任段爲陸軍總長，徐樹錚爲軍學司司長。三年五月，總統府政事堂成立，段仍任陸軍總長，調徐樹錚爲將軍府事務廳廳長，旋升陸軍次長，當時徐樹錚年僅三十歲，爲次長中之最年輕者，當時閣例，每部僅設次長一人，陸次原爲蔣雨岩（作賓），段祺瑞因激賞徐樹錚，特請增設陸次一席昇之，其受段祺瑞特達之知，益可概見。

徐樹錚崇拜德國派之軍事學典，謂軍人當重風儀。當時陸軍部官員，多沿滿清兵部舊習，以峨冠博帶爲文，徐樹錚嚴禁之，限令一體軍服，且不得乘坐人力車或馬車，校尉以上許自置馬，每日乘騎到部，馬資無着，則各發銀幣五十圓，月給芻秣如數，部員得款，多不購馬，徐樹錚或傳令點驗，則臨時雇馬以應

，一時陸軍部前喧騰有如馬市。

民國五年六月，袁世凱帝制失敗，羞憤而死，黎元洪承繼大位，段祺瑞任國務總理。十三日，徐樹錚繼王式通（字書衡，山西汾陽人，進士出身）爲國務院祕書長，乃以專擅跋扈，輕視黎黃陂，遂引起府院之爭，段祺瑞憤而去職，黎元洪竟召辦子軍入京拱衛，乃釀成復辟之禍。六年七月，段祺瑞擊敗張勳，復任國務總理。徐樹錚亦同任陸軍次長，十一月，段因川、湘軍事失利，辭國務總理及陸軍總長，由王士珍繼任，徐樹錚亦隨之去職。七年三月，奉軍入關，設司令部於軍糧城，徐樹錚以奉軍副司令名義權宜行事。六月十五日，徐樹錚以計誘騙炳威將軍陸建章至津，而後以「莫須有」罪名，擅予殺害，種下他後來「廊房」被殺之禍。

籌邊專使經營蒙疆

民國八年己未（一九一九）五四運動後，國內和談重開，南北暫告停戰。北政府改「督辦參戰事務所」爲「督辦邊防事務處」，編西北邊防軍，徐樹錚正苦無所施展，適俄國內部革命，西伯利亞一帶亂黨繼起，外蒙迭受侵擾，且民國二年外蒙獨立，原係受俄人唆使，至是頗思內嚮，徐樹錚遂仿終軍請纓故事，自請防邊，六月，總統徐世昌（菊人）特派其爲西北籌邊使，經營蒙事，徐樹錚尙以權力未足，復要求昇以西北邊防總司令名義，然後建節出關。其時外蒙以俄國亂黨侵擾益甚，擬向我國乞援，由總理巴特瑪領

銜呈請取消自治，徐樹錚乃飛電北京，獻「擒縱」之策，請予慰撫，值駐庫倫辦事大員都護使陳毅亦有電報到京，政府遂明令加封外蒙古呼圖克圖汗爲外蒙古翊善輔化博克多哲布尊丹呼圖克圖汗，以示褒獎，並照會駐京俄使及通告駐京各國公使，並任徐樹錚爲冊封專使，恩華、李垣爲副使馳赴庫倫，外蒙古乃於十一月正式宣布撤銷自治，重歸我國版圖。徐樹錚以大功告成，於廿一日動身回京覆命，行前（二十日）特別演劇招待蒙古官民，並專電報告北政府：

「北京西北邊署。×密，抄呈大總統，國務院，段督辦，各部鈞鑒：樹錚現定明早啓程還京，蒙官府多員到署送行，頗向樹錚作親切懇摯之談，晚間邀請蒙官及各使，又各軍隊連長以上官佐快譚，仍以演劇娛賓，並閤街通告，撤去衛兵，無論漢蒙商民，貴賤貧富，概許逕入。見觀劇者至形擁擠，樹錚當衆宣言，本晚之聚，所以慶祝蒙疆撤治。久聞活佛官府及各路蒙旗，抱定此意，今竟不待商酌，決然行之，具見愛國之殷，愛蒙之切。而以送呈之責，責之鄙人，是鄙人之於此事，關係極切，故慶祝尤虔。爲國家及蒙疆慶，爲惠臨諸君慶，且爲己身慶也。復致謝到此廿餘日，諸荷愛勉。鄙人現在所欲考察，佐將來施設之事，均獲指以南針，俾後日得循率而行，盡我棉力，是諸君之賜，不僅鄙人一身，而鄙人乃適當其衝也，是以敬謝之。誠以鄙人到此未久，而各方士夫，相遇極歡，儼同舊友，匆匆南旋，尚有走別未晤者，雖不久輒將復來，而快愉究難自示，想惠臨諸君，亦有同此感者，別後當函電相訊，不能寂寞也。樹錚言此，重在第一意，當蒙人之贊其自請，蒙既安心，而無論何人開

放入覽，計必有各國諜者混入其中，可爲我國代播也。謹此陳報，統祈鈞察。制樹錚，寄（二十）二」

國父譽爲陳湯、班超

徐樹錚返京後，除向北政府報告並通電全國外，十一月廿四日，又上電報告在上海之國父孫中山先生。國父於接電後，立即覆電賀其功績，並藉機勸其協助恢復國會，轉圖大局，原電如左：

「北京徐樹錚先生鑒：比得來電，諗知外蒙迴而內嚮，吾國久無陳湯、班超，傅介子其人，執事於旬日間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目前清季世，回裔攜貳，幾於日蹙國百里，外蒙糾紛，亦既七年，一旦復歸，重見五族共和之盛，此宜舉國歡欣鼓舞之不已，然還視閭閻，頌聲寂然不作，此無他，內部之關係，過於邊陲，心腹之憂患，重於指末故也。國於天地，恃法律而存在，自國會被非法解散，而民國基礎動搖，連歲戰爭以重累我四億人民者，至今未艾。北方恃權者徒以使三五武人政客，得遂其利益之要求，天下遂可無事，此不惟蔑視民意，其不通乎法治之本原抑已甚矣。故文以爲今日轉危爲安，撥亂反治，無過於依照約法，使國會恢復其自由之職權，卽外交之失敗其遺害於國家之生存者，亦可由是而矯正消滅。夫治國而反以亂之，愛國而反以害之，此非智者之所爲也。觀其失敗因循覆轍而不能改，非才勇之士所宜出也。今我國民莫不集矢於賣國之行動，而龔之與接爲構者，豈果抱此不仁之心，抑豈更無自拔之路，惟不知訴之於法律國會爲根本解決，則禍終不息，而責無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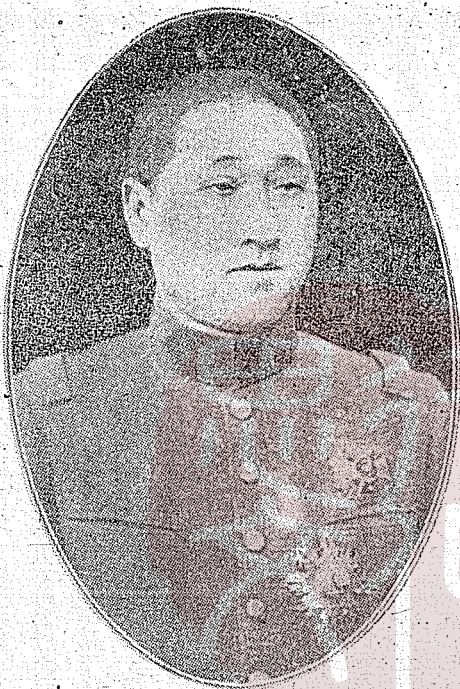
逃。文與執事夙昔未嘗通一介之信使，今乃電及，其或予我以盡言之機。而執事或亦觀察國中之政象，而愀然有不安於心者，文因敢白其所見，執事能立功於國境，何必不能解罪於國民？大局轉圜事在俄傾耳。不然，內憂未寧，外患方亟，臥榻之側，可爲寒心，執事雖勞，能保不爲他人作嫁衣者。而誰敢爲執事賀。專復，即企鑒察。孫文」

此電經各報全文登載，引起黨人凌鉞抗議，國父批覆：「徐收回蒙古，功實過於傅介子、陳湯，公論自不可沒。」（原批見「國父批牘墨蹟」第九五頁）實則自是年七八月起，段系已逐漸與國父趨於接近。因爲在北方，直皖兩系，正是壁壘分明，而在南方，則國父久爲桂系所排擠。直桂既已聯盟，則段系與國父接近，自是極其自然之事。

車至廊房遭人殺害

民國九年庚申（一九二〇），北政府任徐樹錚爲遠威將軍，開去籌邊使職；至西北邊防軍總司令一缺，着即裁撤。其所轄軍隊，由陸軍部接受辦理。十四日，直皖戰爭爆發，徐樹錚爲段之總參謀長，方以偏師戰捷廊房，而西路全軍覆沒之報已聞，危急之夜，徐樹錚尙擬孤軍一逞，終亦莫如之何矣。戰爭結果，直勝皖敗，段祺瑞通電下野，北政府於十九日下令懲辦徐樹錚等，由於徐樹錚避居日本使館兵營，至弗克緝辦。後由日人祕密護送至津赴滬。

民國十一年壬戌（一九二二）九月，徐樹錚由滬經浙，潛往福建延平，促旅長王永泉與粵軍許崇智（汝爲）聯絡合作，裏應外合驅走閩督李厚基。十月二日，通電設立「建國軍政制置府」，自任總領，迄遵奉國父及段祺瑞爲領導，俟擁戴二老踐尊位後，卽奉身以退，並限李厚基於二十四小時內退出福州。戰



有民初霸才之譽的徐樹錚將軍戎裝照。

事發生後，李軍敗退。十月十七日，徐樹錚偕同許崇智、王永泉進入福州。十八日，任王爲「福建總撫」，旋又改任總司令，以林森（子超）爲省長，分理軍民事宜。閩局粗定，徐樹錚於十一月二日離閩返滬。

民國十三年甲子（一九二四），段祺瑞入京任臨時執政。翌年一月四日，特派徐樹錚爲考察歐美日本各國政治專使，至十四年乙丑冬十一月返國。斯時京津局面混亂，適孫傳芳倡五省聯防之議起，對徐樹錚頗爲不利。

，段聞其晉京謁候，曾去電囑其暫緩來京，惟徐樹錚不以爲然，遂於十二月十九日乘順天輪赴津轉京。謁段祺瑞密陳政治方略，並定於二十九日離京返南方，段祺瑞忽在案頭得一書，緘封甚固，啓視，則「樹錚萬不可南去，去必死。」寥寥十字而已。段祺瑞急令當時公府記室黃伯度追阻之，徐樹錚方束裝待發，聞箋笑曰：「何人沮我，我豈信此謬言。」卒不聽，仍乘專車南下，專車至廊房，卒遭馮玉祥派使其部屬張之江捕殺，事後由陸建章之子陸承武（按：陸承武曾留學日本，民國二年八月，陸建章奉令成立警衛一、二兩團，以承武任警衛第二團團長。民三，入陝圍剿白狼後，其父爲陝督，陸承武爲陝西督署衛隊團長。）通電，自承爲其父陸建章復仇。或曰：「所謂仇者僞也。」徐樹錚死，京師無人敢走哭者，南通張季直（謇）曾撰一聯輓之，句云：「語讖無端，聽大江東去歌殘，忽焉感流不盡英雄淚；邊材孔亟，正薄海西征事大，從何處更得此龍虎人。」（按：徐精崑曲，且善吹笛，海外歸來，曾至南通訪張謇翁，爲唱大江東一折，悲壯蒼涼，聲裂金石，識者已知其非佳讖，蓋大江東係關壯繆單刀赴會事也。故聯中及之。）對徐樹錚一生馳逞風雲，頗致慨悼。而於其收回外蒙一事，亦有稱許。徐樹錚泉下有知，或亦許爲知己之評呢。

有子跨竈為父復仇

民國三十四年乙酉（一九四五）徐樹錚哲嗣徐道鄰在渝，時任行政院政務處長，茹恨近二十年，矢復

父仇，曾於十月間呈請辭職。十一月三日，具文分別呈向北碚重慶地方法院及軍事委員會控告張之江與馮玉祥以殺父之罪。張之江時任中央國術館館長。終因逾刑法告訴時效（十五年）而被駁回。若徐道鄰者庶乎不忘其親，而徐樹錚可謂有子跨竈矣。茲摘錄其訴狀於后，狀云：

「爲抱恨二十年，父冤未雪，懇將殺人犯張之江拘捕到院，依法偵查，按律論處，以伸法紀事。

竊先父諱樹錚，於民國十四年冬，自歐美考察政治經濟回國，到北平向政府述職，不知何故？遭當時野心軍閥之忌，同年十二月廿九日，專車去津轉滬，冀就考察所得，編述報告，不料行抵張之江駐防之廊房，先聞歡迎聲音，旋有張之參謀長持張之名片登車，口稱「張司令請徐專使下車」，時先父在京勞頓，擬請張司令來車晤談，該參謀長聲色俱厲，飭馬弁挾持先父以去，同行隨員，均被驅逐下車，先父到司令部後，即被幽禁一室，遙聞有人打電話稱：「徐樹錚已拿到請示……」先父隨從褚君即要求見張司令，不許，旋褚君等均被押入馬棚，約一小時後，突聞槍聲數響，咸垂淚相向，不敢出聲，時爲二十九日午夜。……乃復施其移花接木手段，於謀殺之翌日，竟自天津招來陸建章之子陸承武，迫其承認「爲復父仇，故將徐某殺害」，並通電各報，大肆其辭。……假借陸承武之一紙通電，以洗刷其本人謀殺國家命官之殺人罪行，寧非異事；且陸承武何人？竟能令號兵高吹歡迎號音？又命參謀長持片上車請客，且公然至司令部中殺害政府要員，謂非該司令張之江之事後假借陸某名義，冀圖掩蓋自己罪行，其誰信之？……」

徐道鄰德國柏林大學法學博士。曾任駐義大利大使館代辦，銓敘部典試司長，行政院政務處處長，中央大學、同濟大學教授。台灣省政府（魏道明主席任內）祕書長，台灣大學教授。已於年前在美逝世。

六十三年十二月於台北

